



採訪—林凱恩
圖—朱愛美（宜蘭縣南澳鄉族語教師）

混用からゼロへ 民族語家庭の警鐘
From a Mixed Language to Zero Tayal Language:
The Aboriginal-Language-Speaking Family Sounds an Alarm

從混用到歸零 族語家庭亮警訊

原鄉的族語家庭現況—宜蘭縣南澳鄉 ▼

過去 長期在宜蘭縣南澳縣碧候村擔任世界展望會日間看護員的朱愛美老師，於2002年通過賽考利克泰雅語認證，隔年又通過澤敖利泰雅語認證。朱愛美老師於2004年起，在宜蘭縣南澳鄉相繼擔任碧候國小族語資源教師、碧候托兒所族語教師、蓬萊國小以及南澳中學族語教師。近年來，她與其他兩名族語教師及碧候國小教師，一同在碧候國小和部落推動族語教育及文化教育。朱愛美老師於2010年8月承接行政院原民會推動民族文化教育的三年計畫至今，始終不遺餘力地持續推動部落文化與民族教育事務。

雖有族語政策 卻無使用環境

這十年來，教育部大力地推動族語教育，在各托兒所、小學、國中、高中開設族語專班授課。族語課程不僅讓原住民學子了解自身的民族文化和語言使用，而升學優待的加分制度亦提高了學習族語的誘因，應屬原住民族語言復振之一大進程。

而近幾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推動的民族文化教育計畫中，帶給部落學子有別於族語教育的民族教育方式，例如民族植物的認識與種植、民族飲食的認識與試做等，展現了民族教育的多元性。

儘管政府不斷透過政策推展民族教育，但看在朱愛美老師的眼裡，目前族語教育面臨最大的問題不在學校，而在家庭。因為原住民學子所缺乏的是「使用族語的環境」，而「家庭」正是使用族語最好的場域。

族語分齡 三代同堂難溝通

以南澳鄉碧候村為例，語言老化的情況還挺嚴重的。現今在家使用族語溝通的比例正



朱愛美老師（左）與丈夫共同帶領國小學生們認識及種植民族植物。



朱愛美老師在國小教授泰雅語。

逐年下降，因為長輩是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族語使用者，隨著老人家不斷凋零，家庭內使用族語的人口就會減少。朱老師表示，以部落裡的年輕夫妻為例，大部分是以族語和華語混用的方式來與家中長輩對話，一旦長輩逝去，這個家庭使用族語溝通的人口就會歸零。

雖然村內仍有一些族語家庭，但實際使用族語的情形，會因溝通對象的年齡層而產生區別。若是中、壯年以上的同輩族人，彼此仍會以族語交談；若是長輩與晚輩對話、年輕族人之間，仍以華語為主。在部落裡，甚至有孩子、孫子不會族語，致使老人家必須以生澀的華語和族語混用，家人們才能勉強溝通的狀況。

依上述的族語使用程度來看，「家庭」做為語言學習溫床的功能已逐漸喪失，實為一大警訊。

南澳鄉碧候村的語言老化情形日趨嚴重，「家庭」做為語言學習溫床的功能已逐漸喪失。部落裡的年輕夫婦，大都以族語和華語混用的方式來與家中長輩對話；一旦長輩逝去，這個家庭使用族語溝通的人口就會歸零。





要落實族語家庭化，年輕夫婦可與部落的族語教師或通過族語認證的族人，一起來做輔導教學。在家中最好都以族語溝通，如果族語能力不佳，必須請教長輩或者再去學習族語，這樣才能即時挽救族語流失的現況。



升學教育當道 排擠族語學習

部落族人對於族語的重視已大不如前，畢竟不像以往是主要的溝通工具；在現今教育體制下，與英文、國文等語言學習相比，族語變成一種「非必要學習的語言」。

朱愛美老師回憶道，2011年她在碧候國小舉辦親子族語共讀活動，為了讓學生家長一同共襄盛舉，朱老師親自在部落裡一一拜訪，並發送通知單請家長勾選參加意願。結果到了活動當天，當初勾選參加的原住民家長都沒出現，反而是沒接到通知單的平地家長出席踴躍，並且熱烈參與直至活動結束。朱老師認為，造成族人家長較不重視族語教育的原因有以下兩點：

◎升學教育與族語教育之間的選擇：從碧候國小的課程編排上看，族語課程一週只有1堂，相較於一週至少3-4堂的英語課程，課程比重相去甚遠。而學生家長也認為英語比族語更為有用，部分家長課後會讓小孩補習英語，有些族人甚至抱持著「族語只能在原鄉使用，出了原鄉就無法使用」的觀念。

◎加分制度下的族語認證考試：族語認證考試的加分優待，看似解決原鄉學子的城鄉差距問題，給予部落學子進入好學校就讀的機會，但

朱愛美老師（右）與先生及女兒們。



朱愛美老師與部落耆老（左）一起進行小米酒釀製教學。



